

竹林七贤：嵇康死、阮籍哭，污浊的世界，注定救不了绝望的7个人

公元249年，司马懿发动“高平陵之变”，曹魏政权彻底由司马家族掌控。当洛阳陷入大规模权力纷争的时候，在洛阳东北大概400里的山阳县的一片竹林里，有七个人却在开怀畅饮，仿佛外面什么都没发生。这7人中，喝酒最猛的人当数刘伶。

刘伶几乎每时每刻都在饮酒，整日带着酒壶，扬言自己醉死在哪里，就把自己埋在哪里。刘伶喝得尽兴时，会把自己的衣服全部脱光，然后对大家说：“我刘伶以天地为屋，以房屋为衣裤，你们为何要钻到我裤裆里？”

如果说刘伶太奇葩的话，那阮籍的行为则更加让人难以理解。阮籍家隔壁有个开酒馆的老板娘，有一次阮籍喝醉了，“便卧其侧”，直接挨着老板娘睡觉了。什么纲常礼法，他全然不顾。

古代女子最重名声，有一次，临乡有个大户人家的闺女病逝了，尚未嫁人，阮籍压根不认识人家，却跑到人家葬礼上大哭一场，哭得撕心裂肺，如丧考妣，把人家父兄搞得一脸茫然。

还有嵇康和向秀，满肚子学问，却沉浸在竹林里生炉打铁，嵇康抡起大锤叮叮当当，向秀则拉着风箱，挥汗如雨，仿佛打铁的铿锵声，和风箱的呼呼声，是人间最美的音乐一样。

这是一群狂人，一群放荡不羁的人，一群不顾世俗眼光的人，一群“不思进取”的人，同时，他们也是一群可怜的人，一群绝望的人。

他们就是“竹林七贤”，具体的成员有嵇康、阮籍、山涛、刘伶、阮咸、向秀、王戎。

壹、一群放荡不羁的人

竹林七贤常常聚会，酒自然是必备之物，嵇康不喜欢狂饮，他常常和向秀坐在一起；山涛能喝八斗，超过八斗就主动不喝了。阮籍喜欢喝好酒，他听闻步兵营中有三百斛美酒，便主动到步兵营去服役，只图能喝上一杯。阮咸比较疯狂，他在参加宴会时，竟然和猪一起狂饮。而刘伶自不必说，他希望自己能够死在酒中。只有王戎例外，他和刘伶一起豪饮，也可以和嵇康一起小酌。

他们除了饮酒外，还服用当时的“毒品”——五石散，五石散服用之后，会全身燥热，行为癫狂。

不要以为他们是疯子，他们是在放飞自我。他们并不是不知道酒和“五石散”不能多吃，但他们需要麻醉自己。

说起来，这七个人性格不同，而且出身也不一致。嵇康是正宗的皇亲国戚，他的妻子是曹操的曾孙女长乐亭公主。阮籍的父亲阮瑀是曹操的同窗，阮咸则是阮籍的侄子。王戎出自琅琊王氏，东晋时期的王导、王敦都是他的族弟。山涛的父亲和司马懿的夫人张氏是表姐妹，他和司马家族是亲戚。

竹林七贤中，上述5人是贵族，而向秀和刘伶则是寒门出身。

另外，他们的思想倾向也不同，嵇康、阮籍、阮咸、刘伶、向秀五人好“老庄”之学，山涛、王戎则杂以儒学。

俗话说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这7个人出身不同，兴趣不同，思想



倾向不同，怎么就能聚在一起“成团”了呢？因为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因素把他们凝聚在了一起，那就是——消极避世。

贰、一群“不思进取”的人

竹林七贤中，名气最大的当数嵇康，当年，曹魏时期有一位名臣名叫钟会，此人是司马懿的得意门生，他少年成名，才华斐然。钟会少年时拜读过嵇康的文章，对嵇康十分崇拜，进而成为嵇康的粉丝。后来司马家族掌权，钟会也是炙手可热之人，他带着数百随从，风尘仆仆地从洛阳来到山阳，打算和偶像嵇康畅谈一番。钟会本以为，自己是朝中重臣，亲自前来拜会一位饱学之士，必当会被传为佳话。不料，当他走进竹林后，立即傻眼了。

据《晋书》记载：初，康居贫，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，以自贍给。颖川钟会，贵公子也，精练有才辩，故往造焉。康不为之礼，而锻不辍，良久会去。

嵇康虽然娶到了曹魏公主，但他年少时出身于寒门，家贫，经常和向秀一起打铁谋生，后来虽然成为皇亲国戚，但看家本领没有忘。当钟会来到竹林后，他看到嵇康握着袖子正在打铁，而旁边的向秀正在光着膀子拉风箱。对于钟会和身后的几百号人前来，毫不在意。

钟会站了好一会，除了打铁的声音，一句话都没有。钟会觉得自己多年来崇拜的偶像，竟然是个山野莽夫，于是拂袖而去。

看到钟会要走，嵇康讽刺道：“何所闻而来？何所见而去？”

这句话有些禅语的味道，但钟会本就是聪明人，他听出了嵇康对自己的讥讽。于是，钟会回击道：

“闻所闻而来，见所见而去。”嵇康也许没想到他，他仅有10个字的一句话，彻底得罪了钟会，钟会是个睚眦必报的人，这句话后来成为了嵇康的丧钟。

除了嵇康，“竹林七贤”中的阮籍名气也很大，不过相比嵇康，阮籍的做法就聪明多了。高平陵之变后，司马家族彻底掌控了曹魏政权，经司马师、司马昭二人的苦心经营，司马家族取代曹魏，已经不可避免。司马昭是个野心家，为了拉拢人才，他把目光投向了当时的名士阮籍。

阮籍乃魏晋名士，他的父亲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，不管是出身，还是才华，阮籍都是翘楚。当时司马昭的长子司马炎（后来的晋武帝）尚未娶亲，恰巧阮籍家中有一女待字闺中，于是司马昭便派人带着重礼到阮籍家中求亲。

没想到，过了一个多月，派去求亲的人灰溜溜地回来了，司马昭问：“阮籍那厮敢不答应？”来人回答：“并非阮籍不答应，只是他醉了，我根本没有机会和他谈正事。”

《晋书·阮籍传》记载：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，籍醉六十日，不得言而止。

阮籍是聪明人，他不愿和司马家族扯上关系，又不能直接拒绝这门婚事，于是每天喝得伶仃大醉，酒醒后继续喝，连醉60天，求亲的人没有说话的机会，无奈之下，只得回去复命。

当时司马昭“求贤若渴”，很多人挤破脑袋想要搭上司马家族的顺风车，可是，阮籍没有兴趣。

问题来了，自古以来，“学而优则仕”，嵇康、阮籍等7人都是饱学之士，在朝廷用人之际，他们为何宁愿躲在竹林里喝酒，也不愿意出来当官呢？这就不得不说到一种学说，这就是魏晋玄学。

自东汉末年三分天下以来，一直到魏晋时期，天下分裂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，百姓民不聊生，“士人们”一直信奉的儒家思想解决不了这一问题，使得大家对儒家的信仰产生动摇。他们受儒家教育，但却发现儒家教育如此脆弱，他们一心维护的政权要么昏庸无道，要么懦弱无能、要么充满尔虞我诈，现实污浊，使“士人们”一次又一次失去信心。于是，大家开始把目光转移到“自然”“无为”的老庄思想上去，避世成了大部分士人心中的最佳归宿，魏晋玄学因而产生。

受玄学影响，士人们觉得虚无荒诞的生活态度，是一种新的社会风尚，甚至转化为对感官和肉体的刺激。而竹林七贤则是魏晋玄学的最佳诠释。

叁、一群可怜的人

嵇康本以为，自己躲在竹林里打铁，不问世事，就能学庄周梦蝶，安然度过余生。因为嵇康虽然不愿意做官，但在曹魏时代，他好歹是皇亲国戚，只要他不谋反，

大家都会给他几分薄面。但是，高平陵之变后，曹魏向司马氏低头，天底下已经没人会给嵇康面子了。这也就有了嵇康接下来的危机。

和嵇康关系较好的山涛，面临另一种抉择。

上文说了，山涛的父亲和司马懿的妻子是表兄妹关系，换句话说，司马懿是山涛的表姑父。司马懿去世之后，其长子司马师掌权，司马师为了笼络人才，出面邀请山涛入仕。在洛阳，山涛见到了司马师。《晋书》记载：

（山涛）与宣穆后有中表亲，是以见景帝。帝曰：“吕望欲仕邪？”

这里的“景帝”，指的是司马师，司马师把自己比作周文王，把山涛比作吕公望（姜子牙），问他是不是想入仕。其实，司马师的确很狂妄，自古都是周文王亲自请姜子牙，哪有周文王质问姜子牙的。如果换做是嵇康，恐怕当场就拂袖而去。

但山涛没有这样做，因为在司马师面前，他没得选。他答应入仕途。

山涛入仕，意味着竹林七贤已经不是“七贤”了，他成了“背信弃义”之人。其实，山涛也有山涛的无奈。

山涛为司马师效力后，司马家族又把目光转到了嵇康身上，山涛知道，以嵇康执拗的性格，弄不好就要遭殃。于是，他打算以昔日挚友的身份，亲自邀请嵇康担任礼部尚书郎，山涛以为，有了朝廷身份的庇护，嵇康必定不会有事。

不料，山涛怕什么来什么，嵇康压根没有给山涛面子。更为糟糕的是，很久不写文章的嵇康，写了一篇轰动天下的名文——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。

“巨源”是山涛的字，“山巨源”就是山涛。嵇康要和山涛决绝，而且还发表了“公开信”。

不过，这封绝交书有三点颇为玄妙的地方：

第一，自古以来，称呼不友好的人，大部分都直呼其名，而嵇康既然要和山涛绝交，却还称呼他的字“巨源”，可见，嵇康对山涛，其实没有敌意。

第二，纵观这篇“绝交书”，除了开头第一段说山涛不了解自己、不能做自己的知己外，并没有再提及山涛。

第三，嵇康把绝大部分篇幅都用在论述成汤、周武王等人得

位正不正。要知道，成汤建立商朝、周武王建立周朝，若他们都得位不正，那司马氏窃取曹氏政权，得位更不正了。

所以说，嵇康名义上是和山涛绝交，其实目的是在讽刺司马家族。而这一切，正好被怀恨在心的钟会利用。

后来，钟会借“吕安吕巽案”强行把嵇康牵连其中，然后向司马昭进谗言，说嵇康本就讽刺朝廷，此人不可留。于是，司马昭下令，除掉这个“祸害”。

嵇康行刑那天，3000大学生集体求情，司马昭看到嵇康影响力这么大，更加要处死嵇康。嵇康临刑前，在刑场上弹了一曲《广陵散》，叹息说：之前不愿将《广陵散》外传，现在《广陵散》要绝了！

嵇康临刑前还给自己的儿子嵇绍留了一封遗书，遗书中说：“山公尚在，汝不孤矣！”

意思是让儿子投奔山涛。可见，嵇康到死都认为，山涛是他的好友。他当时所谓的“绝交”，另有深意。山涛也不负好友所托，将嵇绍培养成才。

嵇康去世后，竹林七贤的另一位领袖阮籍非常悲痛，王子安在《滕王阁序》中写道：“阮籍猖狂，岂效穷途之哭！”阮籍常常坐车赶路，没有目的地，他走到路的尽头，就大哭一场。在嵇康死后的第二年，阮籍郁郁而终。

嵇康和阮籍都不在了，竹林七贤彻底散了，阮咸和王戎向司马家族低头，入朝为官，成为行尸走肉。而刘伶始终不愿为官，最后一次把自己灌得伶仃大醉，死在了家中。

肆、一群值得怀念的人

嵇康死了；阮籍哭了，最后病死了；山涛、阮咸、王戎入朝为官；刘伶则以醉酒为最终的归宿，“竹林七贤”中还剩一位，此人就是向秀，那个曾经给嵇康拉风箱的挚友。

嵇康死后，向秀最受打击，六人中，他和嵇康关系最为亲密。就在嵇康死之前，向秀认为，自己必不会蹉跎朝廷的浑水；可嵇康死了，向秀知道危险将要降临到自己身上，《晋书》云：

康既被诛，秀应本郡计入洛。向秀终于“想通了”，他愿意出竹林为官。

向秀看似“变节”了，其实，他是在避祸。

约在公元263年，向秀去洛阳接受司马昭的召见，临行前，向秀特意来到嵇康的故居前，在这里，向秀驻足许久。他怀念起当年7人在竹林里饮酒赋诗的情形，不禁悲从中来。向秀最后写下一篇《思旧赋》，挥泪而去。

竹林仍在，七贤已经不在。死的人，已经死了，活着的人，已经背叛了自己。污浊的世界，注定救不了绝望的7个人。

笔者认为，竹林七贤虽然闻名遐迩，但在历史上，却是悲剧。正如《晋书·嵇康传》中说：

“属魏、晋之际，天下多故，名士少有全者”

竹林中的7个人，注定对抗不了当时的统治者。其实，他们之所以选择“避世”，并不是因为自己不想做官，而是因为现实太过污浊。如果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，他们或许都会入仕，也有可能成为7位名臣。